



康 濯

春种秋收

春 种 秋 收

康 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70 字数 146,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6 $\frac{9}{16}$ 插页 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定价 (3) 1.45元

出版說明

这本小說集，共包括十个短篇，大都写作于1953年和1954年，內容全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者热情地歌頌了农村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所涌现的新人新事，并反映了党在农村中如何巩固、發展了互助組和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組織，怎样通过具体事例教育了和批判了某些农民不正确的思想，以及在人們思想上和生活上所引起的深刻变化。

由于作者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农業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更深入，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到尖銳化的程度。这个短篇小說集仅是反映那样一个时期的农村生活面貌。

《放假的日子》、《牲畜專家》、《最高兴的时候》和《竞赛》等篇，就其思想內容和教育意义而言，是值得我們更多注意的好作品。它們所表現的忘我的工作热情，为社、为集体、为群众的服务精神，是值得我們学习的。在王喜奎、刘春堂、吳俊田、張万連这些嶄新的农民身上，我們看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正在萌芽和成長。

《春种秋收》、《在白溝村》和《第一次知心話》，写的是劳动和爱情的故事，在这里，作者把劳动和爱情的主题很好地結合

起来，使它們虽各有不同的中心思想，但都突出地表现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的变化。《春种 秋收》是曾經引起过重視的一篇作品，它对青年农民昌林和玉翠兩人在劳动中逐步建立爱情的描写是生动和細致的，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也很鮮明。只是对玉翠这个农村姑娘不安心农村生产劳动和在爱情上的不正确观点，批判还不够深刻有力。

以农村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道路、兩種思想的斗争为主題的，有《往来的路上》、《第一步》、《一同前进》等篇。这几篇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旺老汉、刘来順、王老庆等人，是代表中农思想，对合作化运动犹豫、怀疑的比較典型的人物，作品通过对这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和他們思想的轉变，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力量和必然胜利的信心。

本書原由作家出版社于1955年3月出版，現据原版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0月

目 次

春种秋收.....	1
放假的日子.....	31
牲畜專家.....	38
在白溝村.....	58
第一次知心話.....	75
最高兴的时候.....	89
往来的路上.....	104
第一步.....	121
一同前进.....	156
竞赛.....	184

春种秋收

开 头

前年冬天，我在嶺前庄住了些日子。今年，二月早春时节，我又到了嶺前庄。相隔一年多，村子里变化真不少。半天的工夫，党支部的宣傳委員就告给了我几十件新鮮大事。吃罢黑夜飯，我正說要再去找他談談，他可又自己跑来了；并且笑咧着嘴，急急忙忙地对我說道：

“嘿，我还忘了个挺大的事兒沒跟你說哩！”又好像故弄玄虛地停了下来，看了我半天，才接着說：“你知道，周昌林結了婚……”

我大叫一声，抓住他的胳膊使勁兒搖晃，讓他赶快說說这件事。他可要拉着我先去昌林家看看，并要我去叫昌林自己說。我就忙忙乱乱地跟着他上了街。

这个宣傳委員名叫周天桂。他說的周昌林，是一个远近四乡都有点兒名气的好青年；担任着村里青年团的副書記和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委員，听說在去年秋天参加了党。据天桂談，昌林結婚还不到两个月，他那恋爱的故事可真是好的厉害。又說，他住的新房也挺美——單另住着土改时候分給他家的那兩間北

屋。我知道那是在一个小独院里。我催着天桂，連跑帶竄地跨进那个院子的北屋，只觉着猛然間渾身亮透；就像是刚从陡岩直立在兩边的山溝里第一步迈上平原，眼花的看不过来面前的景色和風光……

周昌林大手大脚地跑到我跟前，又笑又嚷，推推抱抱地把我直往炕上送。炕上一个年輕的妇女早給我和天桂扫淨了一片地方。我从炕桌上的灯影里看了看这个妇女，不禁大吃一惊，觉着这真是左近的山溝溝里第一个閃光發亮的姑娘。丰潤的臉上透着粉紅的嫩气，稳重的神色当中不露半点羞臊；俐俐索索的兩只手，扑扑騰騰的滿身的勁兒……她好像和我很熟，問着我外边的各种消息。我一边回她的話，一边注意着这个喜气盈盈的屋子——村里党、团、政权、农業社和亲戚朋友們送的彩旗、橫幅和各种摆设，都还是一片刷刷新；粉白的牆头，也还是明光閃閃……我轉向昌林，開門見山地笑道：

“好哇，昌林！”又看了看那个仰臉望住我的妇女。“你看，我一不喝你們的喜酒，二不跟你們鬧房。就是要听听你們恋爱的故事。你倆一塊兒說說吧！啊？”

炕上的妇女摆了摆頭髮，笑着低下腦袋，把一条手絹綁在手腕子上。昌林可把腦袋扭过一边，光笑——笑得傻里傻气的。

我催着昌林，讓他快說。天桂也帮我催促着。昌林却支支吾吾地老說要談談別的。我可頑強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妥协。我这不是开玩笑。也不只是因为天桂說了他們恋爱的故事好的厉害，这才引起了过分的好奇。而是因为昌林的結婚，的确算得上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要知道，眼前同那么一个漂亮的妇女住在这里的新人，原本是村里青年們婚姻問題上的最大的“問題”呢！

記得前年冬天我在村里的时候，昌林已經滿了二十二周岁，正是农村青年早該結婚的年齡。他又是个挺紅的干部，長的又英俊，劳动更可以頂住一个半人；沒念过多少書，但靠着自修，肚里的墨水也不少。不用說，他找对象的条件自然不会太低。可是，外村的姑娘大多不願意来这一帶山区；本村几个高小畢了業的姑娘，眼皮更高，目标根本就沒放在村子里。本村当然还有些沒念过多少書的閨女；別看她們过去不怎么起眼，这二年生活好了，打扮一下，上上地，去去民校，一个个也都变成了寶貝一样的明珠。她們虽也願意找本村的男青年，并且也有几个跟昌林談过恋爱；但有的是昌林不滿意，有的又因为受了高小女生的影响，却都提出来不管是誰，一定得先答应了帮她上学校，她才答应跟誰訂婚。这么一来，昌林那伙男青年当然不干；他們說：“我帮你学到高小畢業，你怕不又要考中学，不又要跟我退婚，另找外边的干部結婚么？哈，天底下誰干那种傻事兒哩！”于是，沒結婚的男女青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姑娘們倒还可以去外边找对象；男的，可只能在沒事的时候，在昌林的帶領下，找着上級干部和村里的党支書，一扯一宿，并且非常激动地提出質問，發着牢騷：

“咱們这都是打从参加兒童团，就干革命的哩！这如今，国家不管要咱們干甚么去，咱們沒說的——提起腿就走。要咱們安心农業生产，也行——咱們就好好發展互助合作。可是，咱們是不是也应该結婚呀？啊？你們是不是也应该帮咱們解决解决这問題兒呀？啊？”

那时节，我也曾被昌林他們質問过不只一次。現在，看着这充滿喜氣的新房和这一对漂亮的房主，我在万分欢喜当中好像还帶着点兒报复的心理；我接着就大声嚷道：

“怎么，昌林你还不說呀？不說我可要鬧房啦！”

周天桂和小兩口兒不覺都哈哈大笑。炕上的妇女一边使綁在手腕子上的手絹擦着臉，大大方方地對我說：

“你鬧吧，康同志！”

突然間院子里一声吆喝：“慢着，慢着，鬧甚么哩？等等我啊！”跟着就有个小青年射箭一样地蹦进了屋子。这是个高小畢業的学生，名叫周天成。身架兒精瘦精瘦的，人們都管他叫“一根筋”；但他却精力旺盛。担任着农業社的文艺娱乐委員。他提来一小籃本村出产的梨和花生，跑到我跟前說：

“我知道你准在这里。嘻嘻，鬧了点吃的，咱們聊聊。”把小籃往炕桌上一擱，又說：“呃呃，老康，你是想要鬧甚么呀？啊？”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說：“我看啦，你最好甚么也别鬧。你不知道，我昌林哥他們兩口子是白天黑夜甜不絲地，真好比甚么書上說的鴛鴦鳥兒一样，結婚以来就沒有离开过一步；今日黑夜恰好农業社和民校里又都沒有事，他兩個当然更得在家里‘亲爱’一番……老康，你看，你要是鬧鬧这鬧鬧那的，鬧得打扰了人家的爱情，那可是不‘道德’哇！”

屋子里哄騰大笑起来。炕上的妇女笑的倒在被子上。昌林可轉过身子，嚷道：

“我撕了你这嘴！”

真的就在天成的臉上擰了一把。身子也搖搖晃晃地快坐不稳，赤紅的脖子一吱一扭，“吃吃吃”笑的腦袋都抬不起来……我实在不知道周昌林还会这么害羞怕臊。真的，他是个又高又壯的漂亮青年，严肃，大方，誰見了誰都会贊美。他往地里担糞的时候，身子不弯不蕩，就像随便走道兒那样迈着大步；肩膀上吊着一二百斤重东西的扁担，随着他的步伐，走一步，好像便要跳

起来二寸高。推三几百斤的小車，他使一个巴掌抓住一边車把，就能走半里地。可是，現在却像碰見誰在他胳膊窩里搔痒痒那样，變得沒有了一点力气。天成这个“一根筋”一胳膊就把他搵倒在炕沿边，不理他，繼續对我說着。

“当然罗，老康，你是个稀客；”天成对我眯了眯眼兒，說。“你在这兒坐一坐，說說話兒，那还是可以罗！再有，我昌林哥他們的恋爱故事，你怕也应该了解了解。是吧？啊？你正是想听这个？好！我看，为了节省時間，就先讓我給来上一段……”清了清嗓子，屋里的人誰都不顧，跟个甚么了不起的主角一样，給我介紹开了昌林他們恋爱的事兒。

昌林的愛人——炕上的这个妇女叫刘玉翠，是个聒聒叫的高小畢業生。娘家住在嶺后庄。嶺前嶺后两个村子只离着十里地，但却隔开一道不小的坡梁。坡梁上的道兒，又是一条盤来繞去的羊腸子，因此两个村子平日的往来并不多，两个村历来也不归一个区管轄。沒想到这可正好！就正是在这么两个說近不近說远不远的村子里，哎哟哟，周昌林和刘玉翠……

“就鬧出了个又是惱人、可又是新鮮漂亮的怪事兒！”

天成剛說到这里，昌林就嚷着要扯断他这个“一根筋”。玉翠却抓了一个梨，朝天成一摔。天成接籃球一样反手接住梨兒，正要打開；天桂插进来說：

“好啦，好啦，別光斗嘴啦！”順手拉了我一把，悄悄地笑道：“老康，快叫昌林他們自己說吧！也就是，他們那恋爱过程跟恋爱态度……”

天桂的話好像还没有說完，我却早已經忍耐不住。我簡直是在命令昌林，叫他赶快說。昌林可还是靦腆地扭着腦袋，支吾着：“真是！这有甚么說，說头！”我再一次地命令着他，一边就也

讓玉翠說。玉翠使兩個指頭拂了拂頭髮，淡淡地笑笑，瞟了昌林一眼。昌林可還沒答應。天成說：“咳，真是！這有什麼不好說哩！昌林哥，要不這麼吧！——還是讓我來說吧！我保證……反正你們那過程我也……”玉翠急忙搶着說：“昌林，說說就說說！這反正也沒有甚麼稀罕的！你先說吧，我隨後補充。”昌林道：“行！說就說！”又推了天成一把：“你呀，你保證？你是個美國電台，光會造謠！一邊去！”天成高興地對我吐了吐舌頭。

昌林剝着一顆花生，在考慮着他的戀愛故事。玉翠把油燈挑亮了些。屋子裡靜下來，嵌着玻璃的木格子窗上，透進來院裡一棵梨樹的影子。早春時節，梨樹的枝丫又禿又光；枝丫的縫隙裡還露出幾顆天上的星星，在玻璃上輕輕地閃動……

就在這安靜下來的喜氣飄揚的屋子裡，周昌林和劉玉翠開始說着他們的故事。他們免不了要有說得簡略的地方，甚至還要有意地丟掉一些情節；這時候，天成就會真像一根筋那樣蹦跳起來，補說一番。天成也有補說得夸大和過火的地方；就又有天桂出來公平地校正，並在雙方爭論的問題上作出結論……不用說，我聽到的一切情節都是可靠的，整個故事自然也是完全真實的。下邊就是這個真實的故事。

故 事

故事發生在去年春天，春耕剛剛開始的時節。地點是在村北的坡梁上——就是隔開嶺前嶺後兩個莊子的那個大坡梁。

有一回，昌林去那坡頂上的地裡做活，正碰上玉翠也在那里做活。他們兩塊地挨的挺近，只隔着一道一步就能邁過的壟溝。那工夫，他倆還並不熟；不過到底都是在嶺前嶺後長大，就總也

多少有点認識。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便都显得特别的不自在。昌林是光觉着好比鑽进了葛針窩，难受得要命；又好像是被困在不远处的一面削壁頂上，要上要下都没有办法。只在心里头对自己說：

“咳咳，这才是走遍天下也找不着的别扭事哇！”又問着自己：“嗯？我倒了甚么霉啦？怎么就偏偏碰上了她呀？”

这的确也难怪昌林。他們碰在一塊兒，原本是一个偶然又偶然的事。坡頂上玉翠养种的倒是她自己家里的地；昌林去的那塊地，早先可并不是他家的。去年春天，他們村里农业社扩大了一倍，作生产計劃的时候，發現他家有一亩多自留地夾在社地中間，擋住了社地連成一片；这当然应该換。昌林又是个干部，因此就随便揀了坡頂那塊又远又不好的地換了。沒想到这一換就跟刘玉翠碰到了一塊兒……而恰恰在碰見玉翠那以前十多天，玉翠她姨姨剛剛跟昌林和玉翠說了說亲事，昌林也剛剛拒絕了这門亲事……

話說清楚：昌林为甚么要拒絕这門亲事？这是因为他瞧不起人家。可为甚么要瞧不起？原因据說在刘玉翠的身上。

說是刘玉翠在高小畢業以后，因为沒考上中学，回到村里，就整日瘋瘋癲癲。不做活，也不工作。每天吃了飯，就光打扮起来挑对象。而且，听說还一定得挑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或者是要挑个大干部。左近鄰村的男青年，又更給拌蒜加葱，說她的条件是要“兩高兩相当”——地位高，文化高；年岁、長相也得相当……

不知道这些說法是不是完全可靠。但是，攔不住各人一張嘴，十張嘴就能說活一个死人。說的人越多，說的話也就味兒越重。这么傳風煽火，直煽得玉翠她爹娘都受了傳染——天天替

女兒着急，时时埋怨女兒眼皮太高。作娘的，又难免要把自己当作处理女兒婚姻問題上的“負責干部”；于是，碰見左近村坊的老姐妹，把嘴一張，就要又伸脖子又眯眼，又跪指头又逗点，数数落落，連埋怨帶夸，一齐来。

“那死閨女呀，不是党团员不要，不是文化比她高的不要，年岁不相当不要，臉蛋子不白也不要……咦呀呀，我的老姐妹，可把人难的啊……你說吧，那死閨女也是个团员哩！也拿了高小文憑！看上書是一頁一頁往下翻，写上字是刷溜溜地——笔尖兒頓都不頓！再說長相嘛……总也算五官端正，不短不丑吧！嘿，你說不是么，老姐妹？”

老娘娘們說說道道，保不住就要順口托訊問人。正赶到去年头开春的时候，嶺前庄玉翠她姨姨去嶺后串亲，跟玉翠她娘三言兩語就拉呱上了玉翠的事。她姨姨倒不是个媒婆子；不过是兴不由己，有口無心地張嘴搭話，随随便便就跟人家提起了周昌林：

“那小伙子呀！身架兒就像画上的獅子，肚里头墨水也滿多！又領導团，又办农業社，在区、县都是敲响了的！人物！找对象找了二年，如今都还没找下——在嶺前怕就也沒有配得上的姑娘……我說呀，咱玉翠要是跟他……那才是獅子配鳳凰哩！嘻嘻……”

不用問，事情一說就成。尽管当姨姨的有点失悔自己的冒失，但攔不住玉翠她爹娘的九催十請。姨姨的热心腸一抖动，回到嶺前庄，气都沒喘，便上了昌林家。

昌林的家長当然也是欢天喜地。昌林却說：

“她呀！趁早……她那腦瓜子里裝滿了资产階級享乐思想的……說得好，是我沒那福分！說得不好呀，我起根兒就瞧不

起她！”

把个爹娘气的快换不轉气来。但消息傳到了村里，昌林的行动却得到了絕大多数青年的拥护。周天成就是拥护派的代表人物；他領着一伙群众，找見昌林，跳着說：

“完全正确！昌林哥，就是刘玉翠非要找你，你也不能理她！你是咱們团的领导人，是有骨头的……”

“別說啦！”昌林抹了把嘴，打断了“一根筋”的話。“老提那事儿干甚么！你对姓刘的妇女有兴趣是怎么着！”

“对！我贊成你这話！”天成說。真像一根筋那样蹦搭了兩下，向他周圍的群众嚷道：“同志們！这事兒是風吹云散，往后誰也不許提啦！”

昌林和玉翠的亲事，就这么閃了一下。好像星星点点的一場小雨；雨过了，鞋都不湿。

沒想到小雨剛过，天空又起了烏云。周昌林正鬧罢了个拒絕婚姻的事，这一天，猛又跟他拒絕了的妇女碰在了一道！还不是碰在人多的場合，也不是碰那么一会半会的工夫；是碰在坡梁上左近沒人的地方，并且还得同在一塊兒做半天的活……这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怕也要觉着别扭，也会很难对付的吧！

不光是周昌林别扭，刘玉翠当时也是同样的别扭。那一天，剛剛在地里碰見昌林的时候，她“烘”一下就渾身發热。手脚也馬上不听使喚，好像都不是長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心眼里忙忙乱乱的，对住自己又說又嚷：

“咦！这不是他？是，是他……”

这原因，同昌林一样。她娘跟她姨姨說合了亲事以后，回头告訴她，她的答复也是一个“不”字；她也同样拒絕了这一件婚

姻——老实說，她还更瞧不起周昌林。

她这个沒考上中学的高小畢業生，牛皮还挺大。在学校当过团的干部；論知識，論長相，也自觉是有些分量。从小又是在貧农的家庭長大；家里地里的营生，不論是針眼里穿綫，不論是坡地上扶犁，也都拿得起放得下。只因为世界变动的太快；她沒考上中学，却帶了个一心想望城市的思想，回到了她从小在这里生長起来的老山溝。

城市的妇女当中，有田桂英，有郝建秀；有抗美援朝的光荣的女护士，有說不尽的远大的前途。而且，城市是电灯电话，高楼大厦；花襯衫，洋袜子，妇女的头髮听说都是一鬢一鬢的……再看看自己住的小山溝，农民翻身了，可也翻不出夾着石头的二亩硬土！村里連个农業社都沒办，想鬧个俱乐部也鬧不起来。而且，坡梁上是一叢烏柏，一片臭松；树高林密，草棵連綿；那怪石、岩堂和孤峰、削壁中間，还有着跑来跑去的野兽……真是个荒山荒野哇！要到甚么工夫才有美好的前途……說快点，再过二十年吧！——自己就快到四十岁……咳，連山前的平原都赶不上！赶个会，看个戏，出門就得走二十里地……

刘玉翠回到村里，就好比是住进了监牢里。見了人，怕人笑話；整天对着一本書，連書上的字都看不清。上地里劳动吧，人去了心不去；回家里作活，人回了心又不回。就这么要死不活地呆过了一些时光，忽然間，碰見外边的干部找她来談恋爱……

这是个机会！找一个好对象，不是可以跟出去追求前途么……刘玉翠跟人家談說了起来。不过，她跑区去县，連別人介紹帶自己認識的，先后碰过四五个县区干部；可一个也沒有談成……

从此以后，刘玉翠更加心煩意乱——前途問題沒解决，又有

一个婚姻大事混搅了起来……正是冬闲时节，她也去互助组里做点零星活儿；做着做着，说不定都会要一个人烦乱得悄悄走开，闹的大家猜不透她是个甚么谜。于是风风雨雨，有人说她是找对象找的迷住了心窍，接着便出来了“两高两相当”一类的各种谣言怪话。这当然只会更增加她的烦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她娘告她说：要把她许配给周昌林……

当时她听都没有听完，就堵娘的嘴。娘可是滔滔不绝，再三地劝说着她。闹的她气上心来，干脆说了个“不”，就一个人跑回自己的小屋，对着一面镜子，埋怨开了自己的老人。

“唏！还想要给我包办哩……可抓住个甚么人就跟我說！”好像是在给镜子里头的人诉说，又好像是在听镜子里头的人诉说。“周昌林……一辈子呆在一个老山沟里，初小怕都还没有毕业，只会个笨劳动！这样的人有甚么出息！有甚么稀罕！我在外边碰见的那些，哪一个不比他强……”

婚姻她是拒绝了，但事情却没有闹完。她爹她娘虽挡不住她自己找对象，但总不大愿意让她找到老远的地方。因此，老两口对周昌林是一百个愿意。她拒绝以后，娘是哭哭闹闹，眼睛和鼻子没断过水滴滴。爹更是整日骂她疯疯癫癫，骂她不好好劳动；她上地也不给她像样的农具使唤，吃饭的工夫饭都不让她端。她家里参加的互助组，原来就嫌她不好好做活；那阵子，刚刚计划春耕上地，就正式提出来不把她算在组员里头……村子里，更是满天的云雾，说的她不像个人；如同一场暴雨打在她的脑袋上头，党团员还把她好批评了一顿。

刘玉翠没有接受批评。只因为被逼的没有办法，这才下了个决心：要好好劳动一下，给人们看看。她就跟她爹要了坡梁上那二亩赖地，使着不像样的农具，埋头干了起来。